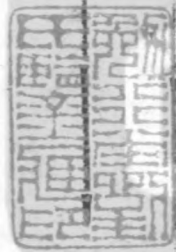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八

文公二



癸卯九年晉靈三春毛伯來求金昭十五成十七莊二十一

九宋昭二宋春毛伯來求金宋求止此左傳毛伯衛來

葬也也未稱王也未君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

未稱王也未君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

未稱王也未君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

未稱王也未君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

未稱王也未君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

未稱王也未君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未稱王也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禮記曰雖

葬故不稱王使不稱使與德三年武氏子來

求聘同求金固非當求而魯不供我直罪亦見矣

伯於是來求金也家宰秉國之均豈可以用度之闕

而求於諸侯乎自是魯雖不見於經

無求矣周室益衰而頃王之崩葬不見於經踰年

即位矣何以言未君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

於冢宰國氏曰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冢宰當

以為孝也推其不忍心君之心則事死

如生事亡如存而負為孝無所不在矣夫百官總已

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

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

之通喪禮記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觀春秋所以示

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王出號令

而冢宰攝行不可遂同王命而稱使示

君臣之分不可紊而大權不可

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

以春秋此義折之耳禮記曰君人即者人君威福之所

是專輒之極冢宰之治明也故周公輔成王召公初立

康王以王命詔臣民此曰稱王若曰所以謹君臣之名

分也自漢而來內則稱詔外則承制誅賞

人主亦不加罪甚而武三思矯詔殺五王李輔國矯

制廷上皇皆循襲而致然也故信之臣固不足責然

夫人姜氏如齊

禮記曰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齊昭公八年

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文公不自往。信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曰。惡天子諸侯可得而葬也。魯公今葬襄王。曾出使卿會。見隱二年春秋書葬天王者。五惟襄王。景王之葬。使卿往會。然視襄王之於成風。合朔而。又會葬。則得臣之禮。不足。以答天子之寵光矣。此雖非禮。猶為可道。若夫以微者往會。而不登於。不葬而見。略於。則又其矣。陳氏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月已。西使葬乎。穀梁之說非也。何謂不葬乎。穀梁曰。晉人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士人姜氏至自齊。以尊致。病者得禮。故與臣子辭。

夫人與君敵體。國君理陽道而正人於其。其內故亦謂之小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示與君齊也。同志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身或

曰會。或曰如眾矣。未有致之。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文公享齊侯。者。一會者五。如齊者。書至者。大倫。泯滅人。出姜。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肆行。未可以言至也。夫入。易。或致。或入。以禮。則可行矣。夫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爲有禮。柰何。父母在。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爲文公越禮。終喪。納幣。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音小君之重也。正其禮之重。以見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母。其初之不正也。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社漸之意。其爲此。慮深矣。行不至。此至者。孔子傷文姜之亂。出姜。又不安。曾終以子。而夫去。十八年。歸于齊。是也。姜氏始歸于魯。不氏不

書夫人至自齊也。今歸寧于齊。書夫人姜氏如齊。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既既之於前。復正之於後。皆辨上下之分。示衆妾不與夫人等。因歸寧而見義。非爲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強臣妾比而爲妾。庶子奪嫡。有萌而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人姜氏之至者。爲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其得至國爲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爲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矣。恤其危哉。故不書至也。云甲以尊至病。文公也。按反而告廟。是得舊也。何謂病公乎。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梁益耳。彌得不書。皆非也。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

之夫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上聲。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皆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城乎。襄公於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故先都等使賊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穀。箕鄭父之罪。而使群下殺之。故書衆殺而不書國殺。晉自趙盾代士穀當國。諸大夫不平之。至是謀亂。大夫死者五人。向使晉從其君之命。王穀將中軍。箕鄭父之徒各登其職。則此亂無由而作矣。故春秋原晉亂之本。由趙盾之代爲中軍帥也。既書殺先都。又書殺士穀。箕鄭父。蓋箕鄭父之死。由士穀之失職。士穀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也。然士穀之失職。而謀作亂。其罪大矣。時晉侯年幼。政在宣子。故皆不以累上書之。而稱也。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

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

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殺之志均故也。若晉之二

趙三御蔡之二公孫是也。書曰其及某者，以其之故

而延及于其遷怒而并殺之也。常元示後世司賞罰

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者二，蓋比日累而及之者，也。穀梁云：鄭

父累也，非也。乃是士穀累鄭父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子曰：晉君必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囚公子堅、公子虎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

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按左氏范山楚大夫言於楚子曰：晉君少，去不在諸侯

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

憑陵諸夏之真也。故楚子親將，去賤而稱人，晉宋衛

則趙盾、華尹、化、孔皆國卿也。何以賤而稱人，救而不

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

陳曰：大夫賤而稱人，晉遂

獨出公子遂之名者，俾後世知稱人皆

夫夫矣。諸國稱人，亦所以人公子遂也。

晉主夏盟，不

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

陳曰：城濮之役，鄭無

而後救之，晚矣。于以見

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

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陳曰：楚自城濮

國其君臣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為政，欲廢楚

而大莩中夏，正當力撥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為

常役而緩不及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

拯焚溺之舉哉？楚子聞宋殺申無畏也，投快而起屢

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夷狄

之敏於猾夏如此，而趙盾乃失攘夷之幾。春秋所以

貶之也。廬陵李氏曰：中國之救鄭，凡齊桓救於莊

之二十八年，晉景救於成之六年，七年及此年之救

皆以楚故也。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中國者

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之

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故使之得志於鄭得志於陳明年而有廢貉之次矣陳氏云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春秋重載之志

夏狄侵齊

張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而力不支狄夫狄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其強則桓文之緒可謂衰矣

附錄

石傳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

異也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為禮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春秋五書地震惟於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強之所致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設於強楚內脅於

險至反國而不敢入昔昭哀則能失其國矣

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於陰下不能出陰道而不能發於是地震

獨闕此條解不知通何例○冬楚子使椒來聘

伯曰是以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無大夫其曰我衰之也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

與中可通其交於中國也各號替而無法故比之夷狄得見於春秋者皆必有非常之事焉今使椒聘其能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樂上慢下暴者則謂之夷狄。中國夷狄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居四海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謂之夷狄可也。楚或以力為強，孰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得以其爵通。今使振來聘，常事耳，自甲辰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得編於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為貴，力為下矣。
曰自于孟之會楚復稱人，此稱楚所謂謹華夷之辨內子者，以其慕義修聘進之也。
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
長子大伯之後，武王封之楚，顛顛高陽之後。見周之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成王封熊繹於楚。
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絕，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

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用夏製屨乎？列大國之上。曰伐鄭而聘之。
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曰熊輝商臣負覆載不容之惡，而春秋予其慕義，蓋錄其一節之善，所謂與其
繫也。不保其往也，或謂春秋書荆楚來聘，始書人，次書君，臣繼書大夫之名氏，非漸進之也。實以著其浸強耳。今考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之先，敗蔡，虜蔡侯，入蔡，伐鄭，來聘之後，終莊公之世，僅一伐鄭，振聘之先滅江，翦中國之與國，城六，勦聖賢之裔，皆伐鄭與之平。振聘之後，雖次廢路而伐，藥圍，巢終文公之世，其患未及於中國，則非因來聘而浸強矣。然則經書人書君大夫，亦與其能以禮義自通於中華而進之耳。遠罷之聘，則魯既朝楚，楚遂報聘，全用中國諸侯之禮。然書名書氏，則自嬰齊會蜀而已。然矣。
曰秦自韓戰，稱伯，至毅而狄之楚，自孟會，稱子，至圍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至是振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聘而中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遂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

以無忘舊好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秦人弗夫人之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書秦人弗夫人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故曰衣被曰遂秦辟陋故不稱使秦慕諸夏欲通於魯故

秦人歸祿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祿也亦猶平王來賄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惠公仲子想是論不必如孫明復之說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祿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

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耳諸侯無二嫡故妾母繫子為重聖人垂誠之義明矣秦晉方不睦而魯數與晉通故秦人歸祿以觀魯之情也夫祿所以送死者成風已四年其葬父矣而秦方以不大夫不使皆狄之也狄之者未能用周禮也君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祿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書法與荆人來聘同按春秋之作以爲經出大訓故一字之義勸戒存焉伯以無忘舊好則書非聖人之意也左氏之說非也按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若實祿兩人豈以子居母上乎公羊之說非也高郵孫氏曰成風以妾母居婦人書葬書葬皆用夫人之禮於是秦人歸祿聖人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夫天王含賵會葬皆備夫人之禮秦人豈能弗夫人而以妾母為辭乎秦欲與魯通好不應殺其禮

葬曹共公

甲寅王十年晉靈十四齊昭十六晉成十八魯莊二十九

康四昭三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文仲魯之名大夫也

其子許嗣為大夫是為宣叔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公未已與聞國政而

四十餘年間曾政多疵文公尤甚 ○夏秦伐晉春晉人伐秦取少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去聲梁

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者狄之也書秦

無事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

程氏以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

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秦人刺其君好攻

戰用民而不與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

矣人但曰秦者狄之也禮一失則為夷狄用

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

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

伯以見乎歸成風之德使術來聘秦習於禮

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

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

南比之勢成遂子曰釋齊秦也國請相見也是戰國

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善繫秦於

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

也於是秋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為之也又三十年而

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其矣已而狄之者三晉秦鄭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

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聞宜申及仲歸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吳臣曰商臣弒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為工尹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乃此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弒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亦以其當受今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為文其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合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也書文公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皆承天子之正朔故此年及十二年總書不雨但此月數而已非若歲首有兩亦可無兩亦可

○及蘇子盟于女栗

正月之此也聖人書法自有微意游夏不能贊一辭謂此類也或者猶以桓公之正月不書王為闕文也豈不深考耶○及蘇子盟于女栗周卿士王新立故也與魯盟諸侯信十年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也公及之也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臣明也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頃王既立公又不朝乃及王臣明也為不相信之明臣子之義安在哉蘇子盟于女栗他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魯文公儻知事君之道蘇不敢盟躬謁于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不恭甚矣春秋雖為魯諱而貶魯之意深矣或疑蘇子外交夫蘇子乃流離困頓之人何有於外此實王使之盟耳周因之主臣補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單子尹子是也周因之主臣補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單與天子大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氏無傳不知用何例考之春秋如高溪處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日故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日此亦不日又似難通若以推之及宋人明盟宿之例則魯以微冬狄侵宋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後狄既侵之楚次厥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作魯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

音同貉音麥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
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
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
命遂道以田子墨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
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宋
公遠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
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詩曰刑亦不吐柔亦不茹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敢陵死以官乎
厥貉之會
麋子逃歸

楚滅江六年事見四年平陳與鄭事見九年於是乎為伐宋之
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
為貶齊師次陞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
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
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
何哉鄭失二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茂而懼宋

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
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
音其棄諸夏之惡也周曰楚子者弑父與君之賊
未敢而中國諸侯如宋陳鄭之君乃皆俛首而聽命
焉聖人於此不從諸侯會盟之例特書曰楚子蔡侯
次于厥貉次者疑不前者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
憑陵諸夏而未敢據前也唯蔡侯首附夷狄故表而
出之以均其罪厥後諸侯知中國之不可棄復同盟
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堅服楚也則此獨書蔡侯其旨
深矣晉杜預曰春秋之文先諸夏而後夷狄此序楚
子於蔡侯之上者蔡為中國諸侯與楚比周欲同力
伐宋故序於楚下以疾其受制於楚所以示譏也既
譏之又書其爵者斥言蔡侯以罪其人也既言蔡侯
則不可言楚人矣周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
而明年伐麋又以爵書自是與中國等夷狄益強而
中國之衰益甚矣陳曰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
次何以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
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鄭皆從楚矣已
而為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宋陳鄭也於是

息會不書書及蔡文厥啓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也鳳慶李氏曰春秋書伐而次者伐楚次輕是也
列推之則晉悼之伐鄭次鄭亦爲善之矣次而伐者
次厥啓伐是也春秋不書之說胡氏陳氏皆得之以下
爲賤之矣宋陳鄭不書之說則諸侯之不忘晉可知
矣皆免其從夷之罪也楚自孟以來未嘗以爵書今
次而書爵伐而書爵中國無伯也以此爲無異於宋襄
之時也

乙 頃王十有一年 晉靈五 齊昭十七 曹文二 陳共十九 魯莊三

秦康五 宋昭四 春 楚子伐麇 麇小國近楚也

大心敗麇師于防渚 滿宗復伐麇 至於錫穴 自會蜀之後

日楚侵伐書爵於此 中國日替矣 高氏曰 自會蜀之後

雖其大夫帥帥亦出各氏 一國蓋聖人悼中國無

盟主故不以夷狄待之也 張氏曰 楚侵伐書子蓋強盛

也 廬陵李氏曰 傳言麇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逃楚也

與陳鄭之逃齊晉異矣 杜氏曰 麇小國近楚也

均州 鄖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卻去逆反筐

公 作匡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左傳 叔仲惠伯會晉卻

缺于承筐 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杜氏曰 九年陳鄭及楚

平西 年宋聽楚命 惠伯長牙孫承筐 宋地在陳留襄邑

勢也 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遠 而不足以及遠人方張之

謀諸侯之從楚 未爲非義 然大夫交爲會禮 以謀國事

相爲會者多矣 春秋詳而志之 廬陵李氏曰 內大夫特

會外大夫五會 卻缺承匡高固無婁荀首于穀 士凶于

柯 荀躒適歷是也 此爲大夫特相會之始 胡氏於此無

傳而特發傳於無婁之下 不知其意若何 秋曹伯來朝

得非以此爲伯令而所謀亦出於公歟 秋曹伯來朝 襄仲聘于宋且

朝 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言司城蕩意諸而復

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廬陵李氏曰 秋侵齊 高氏曰 十餘

侵齊非特齊之不競 亦狄之強盛也 冬十月甲午叔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孫得臣敗狄于鹹 得臣追之 吉侯叔夏御 莊叔 懿房 甥

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富父終甥播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
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師禦之
形班御皇父充石公之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
狄于長立獲長狄餘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
門賞形班使食其征謂之形門晉之滅路也獲僑如之
弟奕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
祭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
由是遂亡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
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
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
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
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
國瓦石不能害長狄係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
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戰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
者不重割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其之齊者王
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姓賦增也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安知其是長狄哉

赤狄白狄山戎姜戎陸渾戎春秋書之未嘗略向至
於長狄而獨不書哉
幹軀有以異於人故二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
傳因之以生此語耶
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別以路氏甲氏留吁其
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
此戎或曰戎戎或曰戎或曰戎不別其種聲類書之于策
後亦無所考矣
宣子使諒郟舒而狄之侵暴自若也
至是鄭蒲侵齊遂伐我得臣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
春秋書以嘉之
馬氏曰春秋書敗狄者四比皆不言戰
不與狄之抗中國也狄敗不曰師賤之也
穀梁云以衆焉言之也若如所說當云敗長狄于鹹
今直云狄則舉狄軍總敗耳又云不言獲為內諱也
按不言獲賤夷狄之師爾無他義
劉氏曰不言帥師者將尊師少爾
有何可疑哉

鄭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狗

夏楚人圍巢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吉為令尹群舒

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古巢城

曹伯來朝則巢之建國父矣楚遂取之為屬邑後為

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強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矣書

者惡楚之不仁而小

國之無所庇賴也

○秋滕子來朝

曹文桓睦昭相繼來朝傳皆謂公即位而始朝

以文公之昏庸怠惰而儒書素禮之舊周公禽父之澤

猶為諸侯之所尊敬文公乃不思迷昧之有闕已越

再朝之期而不脩往觀之禮於京師何謬之甚哉

秦伯使術來聘

言將伐晉襄仲歸玉曰君不忘先君之

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故辭玉對

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微福

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

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

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

賂之公羊傳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

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誠

誠善乎言俾君子易急而沉乎我多有之惟二介斷斷

信無也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高氏曰前此來歸

信公成風之遂蓋將來聘而以此先之也陳氏曰自戰

以而後秦伯稱人此稱秦伯者以其能聘也張氏曰秦

人以而後秦伯稱人此稱秦伯者以其能聘也張氏曰秦

坐視伯主之受兵比事以書而自見矣

氏文定謂與楚子使振一例荆楚繼夷之國秦介戎狄

之來聘稱君大夫是亦漸進之矣

○冬十

無大夫按已前秦未嘗使大夫來故不書爾

○冬十

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故冬秦伯伐晉取羈

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

駟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

于河曲史駟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

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曰史駟必實為此謀將以之我師也趙有則室曰穿晉

君之婿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二月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恃也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厲出宣子曰秦獲牙也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厲出宣子曰秦獲牙也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厲出宣子曰秦獲牙也

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
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怒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
曰使者日動而言肆懼我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
甲趙突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
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
此編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也河曲
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凡戰皆以王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
及略之也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
大崩也河曲在何東蒲坂縣南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
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
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
道寘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曷及何也前年秦師
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
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

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賤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張氏曰秦晉驕兵殘民其罪甚矣故秦伯趙盾皆以
人書也陳氏曰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稱君矣
李氏曰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詞不言敗無勝負之
詞趙氏曰據經書日月書地則是一戰爾何得云
數哉穀梁之說非也劉氏曰公羊云曷為以水也河
千里一曲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若千里一曲悉可
名之是二河之間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作運後同言有難也

以其遠隔外國故帥師城之
爭端魯自且末嘗有事于鄆今行父帥師城二邑以起
昭元嬰齊伐魯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至
昭元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
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公羊曰前此魯
人請盟公孫敖如魯盟則魯魯未始有怨也今城二

邑而懼言之者以公孫敖之在焉故也
邑也為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民為甚書城諸及
在也春秋師之法城非其時也城非其制也與兵以城
城也郭哀三年季孫斯收孫州仇帥師城郭陽陽皆
其煩民尤甚矣此一大夫將兵而城二邑成郭陽陽皆

打五年十有三年晉靈七年穆十四文四陳共十八

卒秦桓七趙穆十二昭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晉侯使管嘉處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錄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月朔相見於諸

子向中行相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
犯其知足使也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
誘士會執其幣於晉使夜免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

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
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
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
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幣者
有如何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
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幣其與者為
劉氏

邾子蘧蒢卒蘧其居反蒢丈居反作蘧蒢蘧蒢文

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於君也
民既利矣孤必誨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
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告
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自正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春秋書僖公三年正

文十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意不同書

六月雨則旱不竟夏不為災斯書正月不雨至秋七月
夏在中為災可知苟亦曰夏大旱則嫌連春秋不雨苟
備書三時不雨更○世室屋壞世室作大音秦書
曰大旱則文繁矣○世室屋壞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

不共也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公稱世室也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室猶世室也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公以爲周公也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公死以爲周公也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公以爲周公也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牛羣
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牛羣
室至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
者有壞道也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禽曰大室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緣稱之志不敬也
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
周公稱大廟魯

世室魯公之廟也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音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也蓋尊伯禽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而異其名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類故書以見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臣子之不恭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

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有事焉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勸聖之宜
有將壞而不知者且以無淫雨之災而其室自壞則
其不知肯也久矣或問旱乾水溢一切工作自宜報
罷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猶言大室屋壞如何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不雨築耶大無麥禾不同大室既壞必須便修而春
秋不書意可知矣世室始封之祖廟新宮成公之禰
宮御稟菜盛之所藏皆當務也時不亟則譏緩制不
備則譏略故更造而不書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者雖用民力不可已也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廟也周公封於魯留相王朝而不得魯使伯禽就封
周公雖不適魯然實爲魯之始祖故魯之大廟祀周
公百世不毀伯禽雖代受封然上有周公爲之父則
不得爲始祖其廟爲昭之第一室觀蓋則毀諸侯之
禮唯太廟不毀昭二穆皆四出而遷遷周天子也
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后稷居大廟文武廟謂之出
室與太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得僭
也成王賜魯重祭俾大廟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魯

人以伯禽為始也。封之君欲不毀其廟故以其廟為
世室如周之文王以尊伯禽也。文公怠慢以不修
廟遂至室壞。聖人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也。世
二字通用。故左傳曰。世為大穀。梁謂大室猶世室以
為伯禽廟。字雖異。而義與公羊同。杜氏以為大廟之
室。諸儒多從之。大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大室。書洛誥
記成王祭文。王曰。王入太室。裸彼文武。亦
有大室。非大廟之室也。且不早修。朝以致屋。喪謂
廟之屋盡壞也。果大廟屋壞。當書大廟。今書太室。
豈大廟之中。前殿後寢。左右夾室。東西兩廂。皆不壞
而唯中間一室獨壞也。於義有不通矣。王制曰。王制
諸侯。太祖之廟。鄭氏以太祖為始。封之君。孔氏正義
謂始封如齊。太公之屬。伯禽封於魯。以奉周公之祀。
則周公實魯之始祖。而伯禽乃始封之君。故魯人推
宜變禮而不祧魯公之主。以為世室。春秋志世室。至
壞而不書。新作世室。則亦未可以為非禮也。後世室
例而立武宮。煬宮。又恒。真。現。盡不毀。而說者且妄謂
武宮亦補世室。則非也。大室。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
公。穀皆以為魯公。補世室。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
世室也。而胥左氏者。以為伯禽廟。當與號。蓋故以為
大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廟也。然春秋嘗書大室于
大廟。此則不書大廟。而書大室。故未可以為周公廟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會下。無公字。臨川吳氏曰。公與公會于沓。故因。公往朝晉。衛侯要之於路。而
公以請平於晉也。○狄侵衛。狄屢犯中國。因衛侯之出
乘間。○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還上。公
字。鄭伯會公于棗。棗。芳。尾。反。作。斐。冬。公。如。昔。朝。
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
于棗。子家賦。鸛鳴。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
月。子家賦。鸛鳴。四章。文子賦。采芣。四章。鄭伯拜公
答拜。○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
晉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棗。故善之也。○
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也。○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
公往與之會也。○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公及晉侯盟。
晉而來會。棗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
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
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
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紆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
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
○棗。即棗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

公朝晉而往返會南鄙之昔味孔也然自叔仲惠伯會
卻缺于承筐今公又會南鄙鄭伯于齊禁而明年新城
之盟服楚之國皆棄異即同則輔伯之功魯亦不能無
助於晉焉公羊以謂春秋善之此聖人待衰出之意也
宣公之世衛侯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而黑壤之會
公卒見辱此事以觀美惡見矣魯公之會
乃甯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觀鳴鳴載馳之賦其
情可見矣○劉氏曰穀梁云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
也非也畢則云畢未畢則云未
畢且畢且未畢如何為義乎
甲 嗣位是為匡王 十有四年 晉靈公 昭二十卒
甲 嗣位是為匡王 靈公平國元年 昭二十卒
二十有四 宋昭七年 秦康八年 昭二十卒
春王正月公

至自晉

過於事天子之禮以聖人於此一簡書之特詳

是後成公之世朝晉者四襄公之世朝晉者五
昭公朝晉而屢不見納事靈公之世朝晉者五

附錄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赴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邾文公之卒也

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邾人
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與邾邾之師左氏乃謂邾人討

魯之不敬彼小國故書禮於人國○夏五月乙亥齊
亦脩怨耳春秋書所以致其責○夏五月乙亥齊

侯潘卒公子商人 昭公卒舍即位

附錄

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懼楚也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

上聲之也杜于幽之同盟既散而復合春秋書同盟與齊

與之特書曰同與諸侯之同然是以春秋也而宋公陳侯

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

削而不書蓋怨之也蔡不與音預盟果有背音佩華即夷

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

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

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鄭曰去冬衛

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夫天王崩葬

諸侯皆若不聞而相與同盟可乎不待賤而自見也

盟會也平公與侯曰盟之同受諸侯于諸侯也

城之同同受諸侯于大夫也春秋許新成也

澤書公會諸侯于大夫也春秋許新成也

而難澤甲子也春秋許新成也

君臣之分也春秋許新成也

志也晉救江無功春秋許新成也

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衆辭也

來未之有也則不與晉以主是盟之辭也

而舉斷道以包上下則清丘蟲宰馬陵于蕭于戚

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則越臺城重丘亦其義也

微弱外楚之事止矣故發傳以終之也

附錄爾求之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日

我乎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音佩周內史叔眼曰

死也何以書記異也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

北斗斗有環域也

斗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

見而移斗有環域郭氏曰斗有規天之三辰綱紀星

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吳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其者所以

除舊布新也故置新之象學者邪氣之象狀如彗星者掃

出曰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星人君之象也

弟星亂臣之類言邪後二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

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

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春秋書學者二此年入北斗而兆宋齊晉之弒昭

七年學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學于

東方而吳將為越所滅始而應在伯國繼而應在王

室終而應在魯夷吳楚亦不能備矣天變愈甚而世

變愈極春秋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菑則

音以諸侯之師入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捷

且長管子曰德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

其指則捷菑也四饗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

力不能納也也貴則皆責矣雖然且也長卻缺曰非吾

弗克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暇曷為不與大夫

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

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

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糶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大其不以已非奪人之是國弗克納言失之於前而得之於末命乎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乘其力之不足也恃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怙終謂有恃終謂再犯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音現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謂義而

改見義而徙奚為而不免於敗曰不耻過作非僅得免怙終之刑耳何足以言賢夫賢者之事其君言必諫於義行必順於道是以無過舉矣有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陸氏曰廢置諸侯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任氏曰宣子執伯國之政奉不正而奪正雖曰隱之而其罪亦甚矣若實用諸侯師經不合不書故知妄也曹氏曰文六年趙盾將中軍持國政卻克宣十七年方代士會將中軍則納捷菑乃宣子明矣盧俊李氏曰此條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為卻缺卻克者失之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者以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附錄**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變與子儀守而伐舒麥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

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戡黎及叔
樂誘之遂殺闞克及公子變初闞克囚于秦秦有殺
之敗而使歸求成而不志公
子變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丹甲甲公孫敖卒于齊自傳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

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
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奇之

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自傳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

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自傳

或不踰境皆書地自傳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統

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自傳

復公於是乎許之則其卒也亦大夫而奔齊主齊而請

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

字其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自傳齊人定懿公使來

身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自傳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



